

茨
洛
敏
斯
加
姬
等
著
•
鄭

燕 子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行印處香年燕北

燕 子

著者 茨洛敏斯加姬等

譯者 鄭文

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東北初版・

目錄

『這裏沒有孤兒』	柯娜美第姬・莎石可娃（一）
三個女孩子	克笛內瓦杜克（七）
燕子	茨洛敏斯加姬（一五）
月夜	里那・可若尼可（三五）
一個鄉村教員	莎洛敏斯加姬（四三）
飛行弟兄	波格達諾夫（五一）

『這裏沒有孤兒』

柯娜芙第姪·莎石可娃 著

阿里海也夫家裏這天要慶賀他們的新居，托非莫·阿里海也夫是里加工廠的一個工人，他最近搬到斯塔布街的一個新屋子去住，這天下班回來之後，當客人未來之前自己休息了一會，他的妻子安娜則忙着準備慶祝的東西，十四歲的大女兒紹拉幫着他幹，麗達則忙着整理屋子，凡亞正在急於把什麼東西敲下來，最小的托爾亞和紹里加正在閨閣的玩着小馬。

客人逐漸來了，安娜和瑪麗亞·畢諾娃醫生兩人談論着一個女人能撫養了五個孩子是如何值得關心和重要的事情，托非莫則款待着其他客人。

喝茶之後，客人們笑着要阿里海也夫的五個孩子來一個『家庭表演』，他們跳舞、唱歌、朗誦，當麗達朗誦了一首詩之後，客人們都高興的大聲讚揚着。安娜拉着被大家弄得發矇的頂小的孩子，抱着他說：『好孩子！』

『這些沒有娘的孤兒啊，』一個客人說：『都是這麼聰明和可愛！』

安娜的臉漲紅着，她慢慢拿開麗達的雙臂，把他們放到一塊，要孩子們注意玩一個新的遊戲，

她回到客人們面前之後，用一個不平常的嚴肅的聲音說：『他們不是孤兒，他們是我底孩子，我把他們都當成我自己的一樣去愛……爲什麼你要說這些呢？』

……客人已經走了很久，疲倦的孩子們都上床睡了，托非莫也睡熟了，平靜的打着鼾聲，一張還沒有看的報紙蓋着他的臉。但安娜却無論如何睡不着，她坐在一個孩子的床前，想着很早以前她自己孩子時代動人的事情。

x

x

x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有一次在第二個十月革命節紀念日的前夜，莫斯科的兒童教養院裏舉行一個慶祝會，當天晚餐有很多珍貴的食品——用黑麵包作的蛋糕，還有胡桃和蘋果等等，這在當時是很難得到的款待。

黃昏的時候，列寧來看孤兒們，他親熱的向孩子們和教師致賀，他惹孩子們笑，給孩子們糖果，和他們一塊玩，立刻孩子們都很樂意和他在一塊，爬到他的膝上抱着他。

這種親熱愉快的精神感染着每一個，但是有一個孩子灰色的眼睛表現得陰黯而悲傷，列寧注意到了並走向這個十歲瘦小而沉默的孩子，他把手放在她的頭上彎着腰，注視着她驚怯的眼睛，他問她是誰，從那兒來的。

孩子用一種很低的像耳語一樣的聲音訴說她悲慘的經過。她已經很難記起她的父親，她的母親在最近留了三個很小的孩子死去了，她有一個八十二歲的祖母，她的大哥在紅色近衛軍裏，這個孩

子靠擦地板及在洗衣房裏工作來養活家庭，她得了傷寒病，因此精神錯亂在大街亂跑，這樣就被送到醫院了，復原後到了兒童教養院，那兩個小的也送來了。

當列寧向她談話時一個女教師走來講道：「這是我們的安娜，她是一個孤兒。」

列寧站起來嚴肅的說：

「這裏沒有孤兒，你必須記着這一點。」

之後，列寧吻着孩子，安娜緊緊抱着他，非常安靜而快樂，直到他走前沒有離開他一步。

列寧走了之後，安娜在窗邊停了很長的時間，從黑暗中窺視着那已消失了的車子，她仍然感到列寧的愛撫對她帶來的溫暖，他放在她頭上慈祥的手。

x

x

x

安娜回憶到在最近戰爭時期德國人佔領的可怕年代，安娜和她的丈夫托非莫住在城外一個地下室內，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躲過可惡的法西斯警察每日的搜捕和巡查。當這些侵略者感到他們對蘇維埃的統治已接近末日，他們更瘋狂的屠殺，猶太區捲入一片火焰中，一長排判決死刑的人常常從街上穿過。安娜和托非莫冒着槍殺和絞架的危險和對敵人進行戰鬪的游擊隊保持着接觸。他們那兒是一個地下無線電站、印刷報紙和儲藏軍火的地方。安娜和托非莫學習着祕密工作的藝術，他們利用黑夜的掩護通過荒蕪的街路到游擊隊指定的地方去。

有些人告發了安娜，警察來把她捉到蓋斯塔波去，安娜堅貞不屈，雖然他們看到她已是懷孕八

月的孕婦，法西斯軍官依然拷打她，但他們沒有找到她明顯的證明，所以便讓她走了。

劊子手們把安娜丟到街上，她全身都流着血並被打得不像樣子，她的第一個孩子在肚子內被絞死了……她茫然地爬着，她當母親的夢想被法西斯殘酷的毀滅了，這成爲她一生不可忍受的痛苦。

但是一個可怕的視綫跳進她的眼裏，使她忘記了自己的悲哀，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坐在一座燒燬了的屋子前面一根木頭上，她沒有回答安娜的詢問，她的被打擊的眼光裏充滿着失望和痛苦，他看着火燼，告訴安娜作母親的悲劇。

這女人有三個小孩子被德寇燒死在屋子裏，這些魔鬼把門鎖上使母親不能進去。

安娜在街上走着一直到天亮，爲她這天所碰到的事情而疲憊和震驚着。

x

x

x

『托非莫！』安娜臉色蒼白而錯亂，她的嘴唇戰慄着，『托非莫！』她重複了好幾次。『給我一點錢，我要賄賂那汽車夫，我最低也得救一個，我已告訴你這些可怕的事情，托非莫！德國人把在集中營的孩子們抽血抽得快要死了，我必須作一點事情！』

這裏有成千的蘇聯人垂死的被關在通着電流的鐵絲網前面的集中營裏，在一個特別的兵營中關着孩子們，他們已面臨着死亡！法西斯從孩子們溫暖的身體內把血抽出給德寇的傷兵。

安娜小心的向兵營走去，忽然她的心裏打了一個寒戰：兩個德寇士兵走過來，拿着一個大洗衣筐，裏面盛滿着小的屍體。一個女人無聲的走到安娜旁邊：

『我想帶出來一個，他們剛從他身上抽了血立刻就殺死他，救救他吧！』她低語着。

這個女人，穿着罪人的服裝，恐懼的看看她然後從兵營的牆角上消失了，但很快又轉回來帶來一個很小的嬰兒，這孩子的眼睛翻着，在他的半閉的眼皮下已只有眼白了，他的小牙齒由於痛苦而裸露着，安娜把孩子用大衣包着，她害怕他已經死了，因為她覺得小孩子的身體是冰冷的。

這孩子的名字是阿里哈得·巴里，只有兩歲，德寇的藥條上註明着他最後的一次血已被抽了。安娜爲孩子的生命頑強的戰鬥着，孩子不能吃，她日夜坐在他的旁邊，每隔十分到十五分鐘，給他灌一點營養的湯汁，在一年裏這孩子像一個嬰兒一樣還不能翻身。托非莫幫助安娜，孩子使他們結合得更緊了。

春天來了，每天他們用一個大枕頭把孩子放在窗檻附近，這樣可以吸收一些陽光使身體健康，假使他能笑一下多好啊！安娜一再盼望着他第一次的微笑。

最後這長期渴望着的日子來了，他的生命復活了。孩子氣的歡笑從他的眼裏閃爍着。他變得漸漸強壯和快樂了。

『多好啊，他已經記不起他所經過的可怕事情了。』安娜想着，但是她錯了，當她第一次帶着紹里加去散步時，他看見一個德國兵就可怕的戰慄起來，緊緊抱着他現在的母親。

當蘇聯軍隊解放這個城之前，德寇打死了工人敏那·費丁並毒死他的妻子。費丁是和安娜及托非莫一塊在被佔領城市參加地下抗戰組織的。費丁的四個孩子孤單的丟下了，但是在敏那·費丁死

後，爲了孩子的快樂爲什麼不可以來照顧他們呢？

安娜在屋子裏來回的踱着，她停在小床前面留心地看着孩子睡覺了的安靜面孔，她找到了自己決定的事情的依靠。

『我要出去一會，』她安靜地說，並沒有看她的丈夫。『你照看一下紹里加。』

由於父母可怕的慘死而嚇呆了，憔悴的、饑餓的、襁褓的孩子們擁擠的圍繞着安娜。她眼睛充滿着淚水望着他們，安娜似乎聽見那個巨人的話，他在那天假日黃昏於莫斯科兒童教養院曾經那樣親熱的撫着她：

『這裏沒有孤兒，你必須記着這一點……。』

安娜很快的給托爾亞和麗達穿好，年紀大一點的紹拉和凡亞也自己穿好了。

托非莫聽着安娜的敲門聲立刻答話了，他很快的開了門讓她 and 四個孩子進來。

（譯自『蘇維埃婦女』一九四九年第一期）

三個女孩子

克笛內瓦杜克 著

蘇維埃土地上的女孩子們，多少的歌子寫着你們！你們堅定而自由的走上生命的道路；你們熱愛着自己的土地，並且走在我們這個多民族共和國的前列，在勞動和學習上都表現了卓越的勇敢與才能，當敵人進攻的時候，你們堅守着自己的崗位，你們之中很多的人穿上了軍裝，肩上掛着醫藥器具和前進的部隊肩並肩的走着，爲了完成這偉大的英雄事業而出發了。

翻開在戰爭時期的記事冊，我找到在一個小木子上記着在很多戰鬪中無數年輕婦女的名字，而她們的名字是和著名的飛行員，果敢的射擊手，英勇的坦克手，無畏的步兵密切聯繫着的。下面是我所記述的三個年輕女郎，這是在前綫上碰見時，在短促的談話中所記載下來的。

從莫斯科來的女孩子

當她進來的時候，隱蔽室內已經擁滿了歡迎她的騎兵們，她向我介紹她底名字是安姬，現在是騎兵警衛團一個機槍騎兵中隊的警務助理。

『安姬，妳的完全名字是什麼？』我說。

『每個人常叫我安姬，我的完全名字是安姬·米可海諾娃，我在一九二三年生於莫斯科。』她說。

半點鐘之後安姬·米可海諾娃告訴我她生活簡短的故事，她過去曾作過打字員、旋盤工和技師，戰爭爆發時她在莫斯科一個高射砲部隊中當醫務護理員，不久之後她到了前綫在騎兵團的機槍騎兵中隊當醫務助理。

在爾熱夫之戰時，下馬的兵團已經衝入了德寇防綫的一個狹小裂口之中，在這期間的某一天，安姬完成了一件英雄事業。

……領導她工作的醫生馬爾果林的臂上被彈片炸傷了，安姬要單獨的照顧一打以上的傷員，人們都期待著她的幫助，這個女孩子專心的工作著，甚至沒有注意到當貨車來到路邊時，忽然他們隔壁的屋子著了火。她被一個剛負傷爬進屋子的人底喊聲驚醒了：

『屋頂，屋頂著火了！』

安姬在她生命史上的第一次發佈命令了：『冷靜些！』——她喊著——『你聽見了沒有？不要驚慌！』

然後她鎮靜的把這些重傷員一個個攆出燒著了的屋子。

她令第一個貨車停下來，把傷員放進去。她自己站在車子排障器的前邊，使所有的傷員離開了

燃燒的屋子。

她步行着離開了戰場，一個炸彈在她的路邊上炸開了，她跑到路邊上小樹林子裏，把自己藏在雪和土堆的後面，她很困難的向前走着，頭腦不斷轉着，耳邊也嗡嗡發響，但是安姬仍舊支持着站起走向村子去，因為她要 and 傷員們在一塊。很多的傷員在那天離開了野地的繃帶站到了醫院，他們沒有忘記這個瘦弱的女孩子救了自己的性命，安姬也沒有忘掉他們的任何一個。

基也輔的女郎

大衣寬大的袖子蓋着她細小的雙手，衣服的邊緣幾乎觸着她發亮的小靴子的腳邊，一個人要是看她一下，你就會覺得她是很動人的。

麗娜把門閉上，活潑的留神着，然後敏捷的敬禮，用一個幾乎是孩子的聲音報告着：

『少將同志，醫務助理可哈拉妮可娃報告。』

高大的將軍站起來，把他的大手放在女孩子的肩上，和藹的說：

『坐下告訴我吧！』

麗娜最初困惑着，之後，她微笑的坐在椅子的邊上。

『聽！』——將軍說——『這就是我們所談到的那個女孩子。』

我聽到關於麗娜·可哈拉妮可娃的一大堆事情：這個女孩子是從基也輔來的，還不到十八歲，

在這個師內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現在她在部隊已差不多兩年了，她曾經參加過基也輔、考諾托普、克爾斯基、可哈爾可夫和斯大林格勒之戰，差不多將近一個月以上，她參加了斯大林格勒工人拖拉機站的戰鬥行列，最近她剛從火線上回來，將軍像慈父一樣向麗娜笑着，並告訴我她最近的事蹟。

……這是一個和斯大林格勒其他早晨一樣的一個早晨，空中瀰漫着轟炸的黑煙和塵土，前綫的地區傳來不斷的槍聲和很多的炸彈響聲。靠近一個隱蔽所旁的小山坡上，麗娜用望遠鏡觀察着戰鬥，前面的地方已經被濃厚的黑煙包圍起來，麗娜轉過她的頭向伏爾加河的左岸看着，那兒我們的飛機正在打擊敵人，並且她看見那把傷員運送到左岸去的那個小沙島，這個島是轉運傷員的媒介站。通過鏡子，他注意到一羣人爬到白色的小島上去，他們爬過的地方都染成了紅色。麗娜出發了，她的心房爲痛苦壓縮着。很明顯，有些部隊想把自己傷員送到岸那邊去，而沒有把他們全部送過天便亮了，把他們放在島上，這些傷員暴露在這炸彈和轟炸之下，現在他們在沙地上爬着，企圖找個隱蔽的地方。

麗娜衝到指揮官的前面：

『給我一隻船，傷員在島上呢！』她叫着。

『你瘋了？』指揮官喊着：『你怎麼能進船呢？在你動作之前就會被打死的！』

但是麗娜找到一個士兵，她要他划着槳，他們坐到船裏並衝向島去，不到兩分鐘德寇的機槍和

炸彈向船打來，炸彈不斷地圍繞着小船炸裂着，忽然麗娜看見這個戰士回過頭向岸那面去。血衝上了這個女孩子的臉上，她提住一隻槳，她的堅定和果斷的向島駛去使這個士兵鎮靜了。

船碰到了河的沙底，到達了島邊的斜岸上，不平和常常跌倒在地面，麗娜匆忙的跑到傷員躺着的地方，她用地上的布塊等把傷員拖到船上，扎好他們的傷口，給他們喂了一些她所帶的涼粥，並且安慰他們說：

『稍等一個鐘頭，我找一些醫務照護員，並且把你們送到對岸的醫務站上去。』

友情和感謝的眼光都注視着她。

『但是你自己也負傷了。』其中的一個人說。

麗娜摸着自已的腿，她只覺得一陣刺痛，她在不斷的槍聲裏拖曳着傷員，並且專心於自己的工作，甚至於沒有注意到兩個水雷的碎片打傷了她的左腿。她用繃帶把腿裏好又繼續上了船，德寇不斷用臼砲和機槍打穿這女孩子的大衣，但是她把船一直划到一個分所，她請了兩個看護員並找到一個睡床又回到島上去。

因為腿部疼痛，她咬着牙齒。這個勇敢的女孩子和兩個看護員把傷員拖上去，那天晚上她通過了三十多公里。

在藥站上麗娜的腿換了藥，她馬上睡熟了。在夢中她看見自己的故鄉基也輔，她父母和自己兩個小妹妹。

麗娜睡了很久很久，直到第二天黃昏纔醒來。

『晚上好啊？我們的嫁婦！』有的人叫着。

麗娜立刻覺得好一些了。

阿爾明尼亞的女兒

坦克手們集合在一個山坡上，視察涅曼，這山上長着細小的，頂上彎曲的松樹，這很像在伏爾加河上茲哥里的斯蒂潘、拉林山。警衛軍們都集合在這裏舉行儀式，他們驕傲的打起自己戰鬪的旗幟。而這些，是經過了斯大林格勒、加哈爾科夫，橫過德涅泊、頓尼斯特以及普魯特，而現在是涅曼，指揮官開頭作了一個簡要的講話之後，便叫着一些軍官及其他人的名字，在這天接受獎賞。

『上尉戈內蓋任茲！』

一個黑色捲髮及肩的女孩子從行列中走出，當指揮官向她致以祝賀時，人們不斷地歡呼着，指揮官隨又轉過來說：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在我這樣情況下也是非常高興的，我們把這個勳章贈給戈內蓋任茲！』

在黃昏時我和指揮官談，我問在他想像中我應當寫那一個人。

『這裏有很多人你都可以寫』他說：『他們每個人都是一顆寶石，但是你應當很好的把上尉葉

可泰妮娜·戈內蓋任茲寫一寫，她雖然沒有直接射倒德寇，或從燃燒的坦克裏跳下來，——那不是她的職務，可是她及時的拯救了成百以上的軍官和士兵。」

三天之後我到一個萊沙尼亞的農舍去，這地方是迷人的安靜。

在櫻桃園的樹下有兩個坦克軍官靜心地玩象棋，另一個凳子旁有一位士兵坐着讀契可夫的集子，在這所屋子的走廊邊，人們躺在周圍的椅子上，有的睡着，有的看書或讀報，屋子的窗戶和門都屏遮着。一個高個細弱的女孩子穿着白色的襯衣來迎接我，她就是上尉戈內蓋任茲。

「這是什麼地方，一個醫院？」我問。

「不是。」她回答着。

「一個休養所？」

「不對，也不是一個休養所，這是一個病癒復原分隊，我就是他們的司令。」她微笑着說。真的，這兒不是一個休養所，因為這裏只有傷員；也不是個醫院，因為人們都穿着同一的制服，所有的人都知他們復原後就要回到自己的部隊。

熱愛自己的團體尊重他的傳統，這是構成這個病癒分隊的質素，而人們所渴望着的司令萊可泰妮娜·戈內蓋任茲，則是這個分隊活的靈魂。

為每個人在自己部隊所熱愛着的這位年輕醫生，她會把成百成百的軍官和戰士治癒返隊，這就是她底英雄事蹟。